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九種

被征服的河

蘇聯B·尤萊贊斯基著
徐家鶴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 九 種

被 征 服 的 河

蘇聯 B·尤萊贊斯基著
徐 家 鶴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第九種

被征服的河

原 名 Покорение Реки

原 著 者 Владимир Юрезанский

中 譯 者 徐 家 鶴

審 校 者 龐 鷹

出 版 者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話：43937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1—6000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作者自傳

——弗拉基米爾·季莫菲葉維奇·尤萊贊斯基——

我的父親生下來是一個農奴。等到農奴解放的時候，他已經十三歲了。

外祖父是沙皇尼古拉（尼古拉一世）的兵士。在軍隊裏服務近二十五年之久。父親在年輕的時候，跟森林評價人工作了三年，並作了一個時期森林看守人，後來一直到死從事農耕。他死在一九二五年，年七十八歲。

一八八八年俄曆正月二十三日（新曆二月五日），我生在烏拉爾、烏菲木斯卡雅省、芝拉托烏斯托夫斯基縣，庇秋金諾村。起初在鄰村米哈伊洛夫斯闊伊村教區小學讀書，後來到塔斯土巴村兩級學校讀書。塔斯土巴村是在一座大密林的盡頭。森林裏棲息着狐狸、狼、熊、松鼠。在童年時代，我聽過很多關於人和野獸鬥爭，特別和熊鬥爭的故事，牠們每年夏天撲殺放牧的牛，或者到林間牧場來糟踐覆盆子灌木和蜂窩。我看見一個大

胆的人，看上去是一個普通農夫，他在搜集乾草的時候，偶然碰到了一個熊，他們一個對一個，他用雙角又把立起來的野獸給叉死了。由於過度的震驚，這個農民很長時間噁了嗓子說不出話來。與森林、巍峨的山、潺潺的澗水比鄰的生活，創造了關於會飛的火蛇、沒邊沒底的神祕的洞窟、唸符咒埋藏的財寶、狡猾地藏在冰冷冷的河水的岩石下面的不可勝數的珍寶等等奇奇怪怪的故事。所有這些都影響於想像力。連天空的飛鳥——蒼鷹、鶴、雁、天鵝都影響於想像力。在童年時代，我不止一次看見春天在麥田裏，秋天在天空裏鶴的遊戲。看見人們捉鷹和天鵝。有一次，天鵝在水池裏殺死了一個小夥子，因為他毀壞了牠們的巢和仔子。在我們的地方盛傳着人民英雄西伯利亞征服者葉爾馬克的傳說。並且有一個洞穴，據說他好像曾藏身在這個洞裏，以躲避沙皇弓箭手們的射擊。而我們，小孩子們，心裏戰慄着，忐忑不安地爬到岩石的黑暗的裂罅處去，以便能親眼看見石頭的頂棚上，被葉爾馬克的篝火煙黑了的痕跡。

當我唸完兩級學校時，老林務員——我父親曾在他那裏做過森林看守人——幫助了我，這個林務員供給我上紅烏菲木斯克城的實科中學唸書。不幸，當我在三年級的時候，這個人死了。由於實科中學學監的幫助，讓我教同班落後同學。這是我第一次掙錢，它

使我擺脫了窘境。在四年級的時候，我已有系統地作補習教師的工作，當作獲得生存手段的惟一方法。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爲出版學生雜誌事，警察當局，按行政手續，放逐我到伊爾庫茨克。但當時伊爾庫茨克處在戰爭狀態裏，所以流放該地已不可能。於是逮捕了我，並流放到齊略賓斯克。

過兩年後我把實科中學的全部課程都考及格了，並依照畢業文憑的優良成績推薦到彼得堡工業大學。但因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必需到前綫去，所以我未能在那個大學畢業。在出發前，我認識了瑪克西姆·高爾基。這個相遇留給我以極大的印象。高爾基對我表示了深厚的人類的關懷。

一九〇八年開始發表作品。主要寫詩。以後才寫短篇。而整個地獻身於文學事業，是從一九二四年。十月革命在我面前展開了新的世界，而描寫國家生活便成了我的主要目的。革命後我寫了許多書：短篇「裸麥開了花」（一九二四年）；描寫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烏克蘭農民的中篇「大地上的晚霞」（一九二六年）；描寫小學生——少年兒童隊員的中篇「珍寶」（一九二七年）；短篇「蘋果樹」（一九二八年）；描寫頓巴斯探

煤的長篇「寶石鑛脈」(一九三〇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烏克蘭的特寫「高山」(一九三二年)；頓巴斯礦工的特寫「在地面下的人們」(一九三四年)；描寫葉卡切林娜女皇二世時烏克蘭哥薩克處在農奴地位時期的歷史小說「消失了的村莊」(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九年)；描寫建設第聶泊河的長篇「被征服的河」(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六年)；描寫在偉大衛國戰爭後復興第聶泊水電站的中篇「人獲得勝利」(一九四七年)；給高齡兒童描寫水利專家的中篇「第聶泊河上的火焰」(一九五三年)。

在第聶泊建設竣工的那一年，我曾經是「消息報」的特約通訊記者。這個工作給我以極為豐富的文學材料：這個工作使我密切地接觸了工人、工程師、黨組、工會和共青团組織的勞作。長篇是在建設中我所看見的和我所體驗的事物的自然的結果。

現在我正在寫一個長篇「在伏爾加河上」，是寫斯大林格勒水電站的。

很想寫一篇關於童年時代——關於大自然、關於鷹、天鵝、鶴，關於無比美麗的我們烏拉爾森林的中篇小說。

譯者前記

本書俄文原著出版於一九四六年，法文譯本“*Le Fleuve Doupte*”由莫斯科外文出版局於一九四八年出版。現今的中譯本，便是根據法文譯本轉譯的。

本書作者尤萊贊斯基，在中國文藝界還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曾向各方徵詢，都無結果，最後致函蘇聯作家協會，承他們的好意，寄來一篇作者自傳，這是要特別感謝的。

作者自傳是出自李時先生的譯筆，在此也應一併道謝。

目次

譯者前記.....	一
作者自傳.....	一
被征服的河	
第一部.....	一
第二部.....	三四五
第三部.....	五〇六
尾 聲.....	六三六

第一部

在莫斯科最高國家經濟會議的會議廳裏，對於這次非常會議的揭幕，一切都準備好了。全國最好的水利專家，由於古依皮顯夫的召集，前來赴會，商討蘇維埃政權所計劃的偉大建設、如何實現第聶伯水電站，以及應取的步驟。亞歷山特洛夫教授先擬好了第聶伯水電站的計劃。可是，如何去實施這個空前的計劃，就是說消滅急流，使世界最巨河流之一爲國家服務，還得仔細討論。

會議廳的天花板上，懸吊的蓮形燭台散佈着一簇簇不刺眼的白光。那廣闊一色的牆上，祇懸着兩幅大像：列寧和斯大林。列寧，坐在一堆書的前面，他的視矚暫時離開了這些書，凝注着會議廳，飽含期待和感動的神情。斯大林，穿了軍用大衣，在行走：彷彿他走近桌子，一面老遠地估量全廳出席的人。在巨大的玻璃窗外邊，三月季節的黃昏堆積着濃霧。遠處，在藍色的春夜裏，展開了燈光燦爛、長道如矢的城市，無數的汽車和電車往來如織，電車桿在電線上滑過去，迸出了奇妙的綠色火星；再遠些，在一列模糊

的古牆剪影後面，菩提樹仰天撐起它們黑色無葉的極枝。

若干工程師在低聲交談；其他的人悶不作聲，一副受委屈的神氣：他們詫異着，而且很不高興，在這樁偉大建設中，竟然沒有獲得主要的任務。他們有的從前建築過海堤、海港、燈塔、堡壘。在這些水中工程和海岸工程專家裏，也有一批後輩工程師：大戰期間，他們在校中畢業，最近纔露頭角。坐在首席的是迭克梅涅夫教授，高個子，相貌堂堂，新任未來工場的總工程師。他興奮地和古爾舍愛夫工程師談論：在伏兒克霍夫水電中心站建築工程裏，古爾舍愛夫工程師和迭克梅涅夫合作了兩年以上，而今天，古爾舍愛夫剛從列寧格勒趕來開會。

當人家看見一羣剪着和尚頭、兩眼無光而冰冷的德國顧問工程師步入會議廳時，掛鐘指着七點缺三分。他們把他們的工作計劃發給蘇聯工程師們；這個計劃印刷在最考究的犢皮紙上，用紅色封面華美地訂成一冊。

七點正，準時而到的美國顧問工程師領袖古柏，由兩個工程師作伴走進大堂。

這位著名的海外築堰專家代表着美國水利工藝公司之一，這家公司非常重視亞歷山特洛夫的計劃。古柏對於蘇聯的計劃感到莫大的興趣，以致即使在那時美國和蘇聯間尚

無外交關係存在，他建議彙集必需的資金，來完成這個第聶伯水電站。蘇聯政府謝絕了這個建議，但邀請古柏自己、這位富於經驗的水利工程專家，來當工程顧問。現在這位專家跨進了大廳，這樣的莊嚴靜穆，深知自己的價值。

他是一位年已六十身體強壯的老翁，闊肩膀，小個子，頭頂圓圓的。任何海上的海風以及任何大陸上的大陸風，吹皺了他的剃得光光的臉。無數的紋路、平的、豎的、同中心的，縱橫交錯。古柏的大耳朵是薄薄的，柔輦的；他的火黃色的長眉亂蓬蓬地聳起像荊棘那樣。在他兩隻黃瞳綠眼底下的一雙囊形皺皮、和那兩片表示疲勞而微皺的嘴唇、給予他一副相當抑鬱的神氣。他坐在一張安樂椅裏，兩隻手按在桌上，手上的皮也是皺的，滿佈着火黃色斑。他的指甲，短而且扁，好像大魚的鱗甲。左手無名指上一隻金戒指閃爍發光，戒指上鑲着一大塊方形黑寶石，宛似一口古印。古柏推開了放在他面前桌上的一張白紙，由於這個動作，人家發現他的右食指上缺少一節。

一分鐘後，古依皮顯夫大踏步而來，一股軍人的氣慨。他環視赴會的工程師們，左右點頭，打招呼，坐到主席位上去。全廳靜了下來。

『我們承辦了一項偉大的工程，』古依皮顯夫說，『一項帝俄時代的技術和財力所

未能實現的工程。我們要在第聶伯河上，這條奔騰澎湃莫可制馭的大河，創設歐洲最強的水力發電中心站，我們要創造出一條長達六十五公里，沉在舉世無匹的急流中的大堰。」

古爾舍愛夫首次逢見古依皮顯夫。

這位立在桌後講話的人，在內戰中，曾經打擊過杜托夫將軍所領導的白俄軍隊，也打擊過哥兒差克的軍隊；他攻陷了新皮爾斯克、普蘇路克、和普古兒馬；列寧、斯大林命令的忠實執行者；在土耳其斯坦消滅反動份子和回教反革命土匪戰役中，他是佛侖瑞的伙伴；正是他，這位傳奇的式英雄古依巴希，普克哈里的回教農民們還在他們的謳歌裏頌揚他咧。

古依皮顯夫用剛強的聲調繼續道：

『工程的浩繁要求我們在建築物的牢固性和持久性方面，同樣在建築過程中時間上的經濟性方面，選擇一個能獲最優結果的建築方法。所以我們必須應用美國德國營造師們最近的經驗，在這兩個國家裏，目前水利工程是最發展的。隆美兒先生，我請您向我們說明你們的計劃。』

一個高個子、營養很好、舉止年輕的工程師立起來，顯然得意地捧起那本裝訂得很華麗的書。

『這便是德國工程師所擬訂的建築計劃，』他開始用俄文講。

繼而他發揮了他們的計劃，用朗誦式的聲調，從這種聲調裏，人家會感覺到他的傲慢。總括地說，他們的計劃書主張築一道堰，却非連續不斷、上下皆實、牆壁式的，而是在基礎的上面，暫時開寬廣的洞，使整個工程未完成時，水得以自由流通。爲了要使河流改道和建設工作必需的乾壕，就得在可以拆卸的堤上，裝置以葛萊鋼爲骨、兩面厚塗水泥的巨閘。那些壕要狹，面積不可大。爲了砌水泥，就得裝置橫軌起重器，對於水堰，須及六十八呎，對於水力發電站，須及一百零四呎。

隆美兒工程師談到對於側影參差的地形配合得很好的狹軌鐵道網；談到流通小車皮用的狹軌輕便鐵道；談到用鋼纜輸送從礮石廠裏軋出來的細石子；談到用索道搬運水泥，從碼頭搬到堆棧。

隆美兒講完了，坐下去，很得意。

『古柏先生，請您發言，』古依皮顯夫說。

室內重新靜默。古爾舍愛夫意識到一次決鬥將要開始，那是固執的、難以和解的鬥爭。

出乎衆人的意料，古柏只拿出四張藍圖，四張簡單的技術畫。

『就完了麼？』有人不由自主地問，聲調中露出驚奇的情緒，甚至還有些醋意。

『目前已經夠了，』古柏莊嚴地回答。『這兒是些基本工程。至於細小情節，將來可以及時補充的。並非從這些小地方來決定問題。』

他鎮定地、逐點地、有計劃地、開始反駁剛在隆美兒所作的報告。他講的是英文，但是一個翻譯立刻把他的話譯成俄文。

『首先，在一條像第聶伯那樣有力的河上，不必企圖建築一道底部開洞的堰，因為在很大的深度，堵塞這些洞，便要達到非常的困難。』

上身一扭，古柏轉向古依皮顯夫。他的話，一字一句，講得響亮而清楚，彷彿當了大眾的面，他巧妙地、毫不遲疑地、對着隆美兒佈置下的靶子射擊。

『即使我們發明了一種牢固的水閘，用它來堵塞洞穴之一，』他說。『在堰前，水面將要增高。我們堵塞第二個洞，水漲得更高。你們不要忘記：歸根結底，水將增高三